

提 问 诸 子 丛 书

黄坤明 主编



提问荀子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提问诸子
丛书

提 问 诸 子 丛 书

黄坤明 主编

提问荀子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问荀子/郭志坤,陈雪良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2.1

(提问诸子丛书 / 黄坤明主编)

ISBN 978-7-5475-0323-2

I. ①提… II. ①郭… ②陈… III. ①荀况(前
313~前238) — 人物研究 IV. ①B2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4140号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提问荀子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责任编辑 胡国友

装帧设计 梁业礼 王轶颀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323-2/B·018

定 价 38.00元

总 序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

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 年春于杭州

前言

孟子和荀子是孔子身后约一个半世纪到两个世纪间涌现出的两位儒学大师。他们都以孔圣人的私淑弟子自许，都以孔学的当然继承者自任，都以儒学的卫道者自诩。可是，两人的历史命运却很不相同。孟子是被赞许为“醇乎醇者”的正宗大儒，最后被抬上了“亚圣”的高位。而荀子的命运却不一样。初时虽也兴盛一时，有人还说他是“大醇而小疵”，褒中略带贬意，可愈到后来，随着孟子亚圣地位的确立，人们愈是以孟子这根标尺来衡量荀学，这样，荀子曾把孟子作为重要的批判对象这一宿怨，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荀子的一大罪状，其思想和学术地位也日见下滑，以至于被一些学者或政界人士视为“异端”。直到明末清初，荀学才重现江湖，成为众人瞩目的显学。

其实，客观地说，孟、荀两人都有其独特的学术贡献和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综合地看，荀学更深刻、更积极，也更有历史价值。在“天人合一”说一统学界的局面下，荀子勇敢地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新论，这种新论的历史性贡献在于敢于触犯“天”的尊严，进而“制天命而用之”，这在人的自我解放史上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荀子首创的“性恶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定评，认为它比之“性善论”有更大的客观积极意义。他的“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的治国思想，在历史上具有永恒的魅力。另外，他的“四海之内无客礼”的大一统观，他的“上下俱富”的理想，他的“涂之人皆可以为舜、禹”的修身观，他的无处不可学、无事不可学、无人不可学的学习观，他的解诸子之蔽、采诸子之长的继承观，还有他那传诵千古的“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的名言，都是值得后人从中吸取精神养料的啊！

郭志坤 陈雪良

2011年2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最为老师	1
第二章	天人相分	29
第三章	化性起伪	49
第四章	隆礼尚法	65
第五章	富国裕民	87
第六章	综汇百家	109
第七章	千秋荀学	143
后 记		157

第一章

最为老师

在古典文献中，对学校的教学者，或称“师”，或称“师傅”，或称“人师”，而无“老师”之谓。是荀子创造了“老师”这个新词。《荀子·致士》有言：“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耆”与“艾”都是“老”的意思，初指年岁之“老”，后推广到思想、情操上的老成、老练、老到，这样，“老师”这个新词就形成了。大约荀子提出“耆艾为师”说后不久，“老师”这个概念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一文中把“最为老师”这一庄重的称呼回馈给了荀子，其意是说，在当时稷下学宫中，荀子是最当得起“老师”这个称号的。

在司马迁为荀子作的只有 192 个字的小传中，“最为老师”四字是起了轴心作用的关键词。他的一生是无愧于“老师”这个光荣称号的。到稷下学宫当老师前的悠长岁月中，可以看成是他当老师的准备阶段，学习经书和走出赵国国门外出游学是这阶段的重头戏。荀子青壮年时期的“三为祭酒”，可以看成是“最为老师”的生动体现，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百家之说，丰富了自己，为形成荀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穿插其间的秦国之行、赵国之行、楚国之行，可以看成是老师履职的社会泛化，而晚年编定的 32 篇的《荀子》一书，可以看成是这位“最为老师”的自订教科书。

有关您生平的文献资料，留存的并不怎么丰富，但还是有一些足资参考的文字的。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较为完整的论述外，在《战国策·楚策》中有一些零碎的记载，在《韩非子·难三》中有“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僂”一语，另外刘向编著有《孙卿书录》，韩婴著有《韩诗外传》，都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在桓宽著《盐铁论》的《论儒》和《毁学》两个篇章中，对您早年 and 晚年的生平行踪也有所记述。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中也说到您中年时期的一些活动状况。在您看来，这些文献中，哪些资料是最应受到后世学者重视的？

荀答：最应重视的当然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了。虽说关于我的传记文字在这里只有短短的192字，但那可是字字珠玑的192字啊！从少年时期的“游学于齐”，到青壮年时期的“三为祭酒”，到被人所谗后的“适楚”，到“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到晚年的“序列著数万言而卒”，直到最后“葬兰陵”。幼而成，成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大致上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小传，我的人生就完全成为一团迷雾了。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引起重视。我生于公元前313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其间的时间差只有180年。司马迁写我的小传的时候，除了依据相关的文字资料外，也会有许多口耳相传的东西。由于相去年月较近，可靠性也必然要大些。再加上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讲求“言从事出”，讲求“事核文直”，讲求“誉实毁真”，因此，他所书写的这个小传应该是靠得住的。



司马迁像

司马迁，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史记》又称《太史公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书中记述荀子事甚详，现有荀子史料，大多取材于《史记》。



《史记》书影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自孔子死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还将荀子与孟子合为一传，成《孟子荀卿列传》。

对您的出身姓氏，史籍的记载似乎有点杂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李斯列传》以及《史记·春申君列传》称您为“荀卿”或“荀卿子”，提法略有差异，意思还是一样的。而就是您自己的作品《荀子》中的《儒效》、《议兵》、《强兵》、《尧问》等篇章中，只称“孙卿”。《韩非子》、《战国策》、《韩诗外传》、《刘向叙录》、《汉书》、《盐铁论》、《风俗通义》等书籍中时而称“孙卿”，时而称“孙子”。这里有姓荀还是姓孙之别，先生，造成这种混乱的缘由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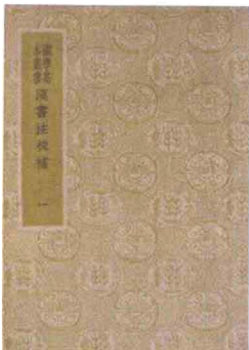


《荀子集解》书影

清代王先谦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在《荀子集解》中作的关于荀子姓“荀”还是姓“孙”的考据，详尽而言之有据。

《汉书注校补》书影

颜师古认为荀卿本姓荀，后讳汉宣帝名询，故改荀为孙。在《汉书·艺文志》“孙卿”下作注说：“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



荀答：文献资料上的不同说法，引起了学界的争议。

司马贞《史记索引》、颜师古《汉书注》均以为荀子本姓荀，后改姓孙。为何有此改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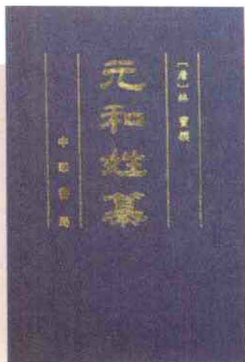
《索引》的作者以为，《史记》一书初流通于汉昭、宣年间，昭帝名刘弗陵，没有什么妨碍，而宣帝名刘询，为讳汉宣帝名，故改“荀”为“孙”。这种解说一度颇有市场。

可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又产生了疑问：难道当时真有此类避讳制度吗？清代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引述谢墉语说：“汉时尚不讳嫌名。”这是符合实际的。那么为何原来的荀子，后来变成了孙子呢？谢墉得出的结论是：“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这样回答似乎大致上还过得去，在历史上由于语音相通而易姓的，也不乏其例。

《史记索隐序》书影

司马贞认为荀卿本姓荀，后讳汉宣帝名询，故改荀为孙。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下作了索隐，说：“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

如此作解，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总感到尚不够圆满。就说“荀”、“孙”相通吧，你总得回答这样的问题：“荀”不是个小姓，“孙”更应说是个大姓，天底下那么多姓“荀”和“孙”的，是全都相通的呢，还是部分相通的呢？请先生作出明示。



《元和姓纂》书影

《元和姓纂》，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书中有言：“楚令尹孙叔敖及荀况并为孙氏。”进一步证明“荀”、“孙”相通。

荀答：这的确是个问题。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看来很有必要对孙氏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考稽了。查史料，孙氏有三个来源，他们是互不相关的三族：一族在楚，一族在齐，一族在卫。而荀、孙相通的“孙”氏，是在卫。《元和姓纂》在《孙氏》条下，有这样的记述：“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楚令尹孙叔敖及荀况并为孙氏。”王先谦还引述胡元仪的说法：“盖（孙卿）为周郇伯之遗苗。郇伯为公孙之后或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焉。”两者说法基本相合，证明荀子乃周文王血脉。

荀子墓（兰陵）





荀子铜像（邯郸）

按您说荀、孙相通的一脉在卫国，那您应该是卫人，而太史公在您的本传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荀卿，赵人”字样，是太史公有所粗疏，还是别有缘由，请先生给予明确的回答。

荀答：这与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征战和兼并的形势有关了。卫国在西周时，有一定实力，也算是重要的诸侯国之一。但到春秋时，屡被北方的翟国所侵犯，屡战屡败，终于沦为当时的三等小国。这时，地处三晋的西邻赵国不断强大起来，并逐步对卫国实施蚕食。公元前 372 年，也就是大约我出生前半个世纪的时候，赵大举伐卫，夺取卫国七十三邑。七年以后，赵国又夺得卫国的甄地。这样，卫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并入了赵国，原先的卫国人，也大多成了赵国人。在我的父亲一辈人的时候，我家已算是赵国人了。因此，太史公说我是赵国人，最后终于兰陵，这些都是不错的。

荀子墓园（兰陵）



在《史记》的诸多篇章中，零零星星地提到荀卿的有十三次之多，但都只称“荀卿”，不著其名。可是，现在都说“荀子，名况”，此说的出典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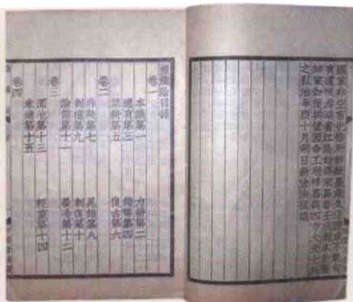
荀答：的确，在《史记》中没有提到“荀子”的名字，只是以“荀卿”统称之，并说我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战国时期的一些著作中，也没有提及我的名字。直到西汉的刘向，在他的作品中始言“孙卿名况”，后人就沿用了下来。刘向其人，主要活动期是在汉宣帝时代，担任过谏议大夫等职，曾经校书天禄阁，以博学多才著称于世，著述甚丰。他在皇家图书馆中长年累月的钻研，说“孙卿名况”必有所据，只是他没有点明出处罢了。他还说，称孙子为孙卿，不是因为他真的当过哪国的卿士，而“实为美称”，正如“称荆轲为荆卿、庆卿一般”，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后世大多学者认可此说。

《史记》书影

《史记》只称“荀卿”，不著其名。

稷下学宫遗址





《盐铁论》书影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书中语言精练，其中有荀子到齐国的记载。

临淄齐国故城



接下来想知道您的大致所处年代。由于年代久远，先秦大多数知名人士的具体生卒年代都是一笔糊涂账，您也不例外。唯一最靠得住的似乎就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的“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一语，如果我们以齐襄王作为您荀子的生命的坐标的话，大致是可以判定您的生存时期的，是不是这样？

荀答：把齐襄王作为我生存年代的坐标，应当说是可以的。不过，似乎还可以综合一些其他资料，以作综合的考察，那样就会更接近历史的实际。现在我们看到，《盐铁论·论儒》中有一条资料中说，荀卿在齐湣王时已来到了齐国。把这两条资料结合起来看，可见，作为“最为老师”的我荀况的到达齐国，其时间必在齐湣王与齐襄王交接的那几个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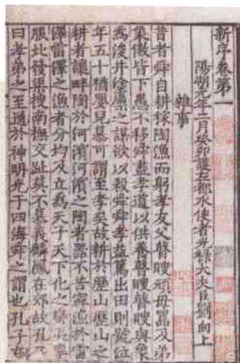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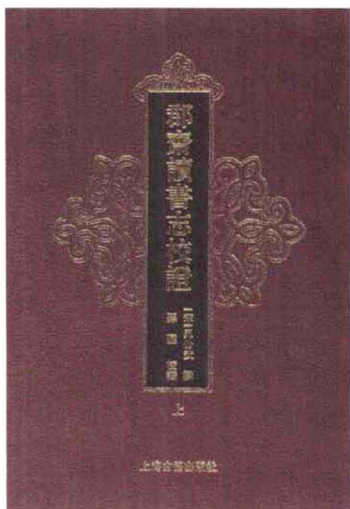
查战国时期的齐国历史，齐湣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301~ 公元前 284 年；齐襄王在位时间在公元前 283~ 公元前 265 年之间。这就可以肯定了，我到齐国既要接触湣王又接触襄王的两人相叠的那些个年头，当是公元前 285~ 公元前 283 年之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 285 年前后我到达齐国的稷下学宫当老师了。那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公元前 285 年那一年我已是“最为老师”和已“为祭酒”了，那至少得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要有较深的资历，二要有相当的年龄，至少像孔夫子说的那样“三十而立”吧！这样，我们大致上可以断定：再往前推三十年，就是我的出生年代，就是说，我是出生在公元前 315 年前后吧！这个年代大致上是靠得住的。

可是不对啊，既然三十岁时已是“最为老师”了，怎么又会有“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说呢？那样不就倒了过来吗？这样颠来倒去，简直把人的思想搅糊涂了，请先生给我们一个简明的回答，行吗？

荀答：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史记》在行文上出了错。就是说，把“十五”误书成“五十”了。这个问题历代学者都注意到了。刘向在《孙卿书录》中最早提出了疑惑，并断定“年五十当是年十五之误”，后来宋代学者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作了一番考证后也认为把“十五”误书成“五十”了，应是“年十五来游于齐”。

论说荀子十五岁到齐国游学，最精到、最详尽的当数近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了。他提供的依据有三：其一，“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者，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其二，“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其三，“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钱穆先生的论说缜密而有深度，可视为定论。



刘向《新序》书影

《新序》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所编撰的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故事类编。他最早对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提出疑惑，认为是“十五之误”，并对荀子的著作进行整理，编定为32篇，称《荀子新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书影

晁公武，约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前后在世。南宋时著名目录学家。官至礼部侍郎。著有《昭德文集》六十卷，《郡斋读书志》二十卷，文多散佚，存于今者唯《郡斋读书志》。晁氏作了考证后认为，荀子应在年十五来齐国游学。





您从公元前 300 年游学齐国，到公元前 285 年初为稷下学宫祭酒，时间跨度有十五年之久。对一个学人来说，这是人生黄金般的岁月，可是，偏偏史书记述阙如，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先生，您看可用什么方法来填充这生命的空缺呢？

荀子像

荀子在《荀子》书中断定“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的时代就要到来。

荀答：我们可以时代的大背景和我的整个生命的流程的宽广视角，来设定这十五年间我的行止和作为。这样的推断和设定，有时比死啃故纸堆更顶用。

可以说，这是华夏大地发生剧变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间，秦、齐、赵三强鼎立的局面渐趋形成。就在我十五岁那年，秦军大破楚师，楚实际上退出了争雄的大舞台。在我十一岁那一年，孟尝君执齐政，“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国势也日益强盛起来。就在我二十七岁那年，秦昭王自称西帝于宜阳，并遣魏冉赴齐，立齐湣王为东帝。处身在政治旋涡（鼎足三强中的齐、赵两国都与荀子有直接关系）中的我荀况能不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应该说，这时虽说孤身在外，但却是我感受时代最强音的最好时机。《荀子》一书的时代感是最强的，这与我这段时期对时代风云的感悟大有关系。在杂乱的表象中，我感受到了天下正急速地走向统一。正像孟子断言“天下将定于一”一样，我荀况断定“四海之内若一家”、“四海之内无客礼”的大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在我那个时代，“天下”和“四海”，都是指整个中华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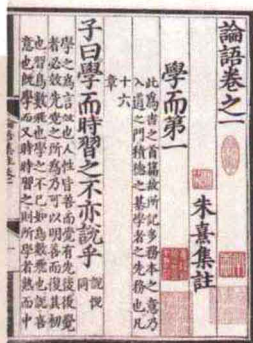
感受时代风云是我荀况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这十五年的人生主题之一。



孟子像

孟子在《孟子》中断言“天下将定于一”的时代即将出现。

按照孔子的说法：“十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当时儒学是显学，作为孔子忠诚信徒的荀子，不会不知道孔子的这一人生名言。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您荀子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这十五年，必是抓紧时间学习的十五年。只不知您学习的门径如何？主要读了哪些书？



荀答：我说过：“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 《论语》书影

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这可以看成是我青少年时代的内心独白。在当时，我是低贱，我是愚陋，我是贫穷，但我不甘心，我要改变这一切，靠什么呢？靠别人吗？不行，也靠不住。只有靠自己，靠自己孜孜不倦的学习。“唯其学乎”，我相信学习能改变一切。

我投身于当时学术空气最浓郁的学府——稷下学宫。我几乎接触了当时盛行于世的所有学派，这可以在我的《荀子》一书中找到踪迹。“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荀子·儒效》）诸子百家这个提法，大概就是我率先提出来的。对“百家之说”，我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不符合现实社会需要的，我就弃而“不听也”。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观念还是正确的。

你们想了解我读了哪些书吗？我可以直白地告诉诸位，我是个博览主义者，可以说是无书不读。但也有重点，那就是经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也许是受孔子“诗言志”、“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影响吧，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诗经》的学习中去。在《荀子》三十二篇中，其中论《诗》有七处，引证《诗》句的有八十一处之多。这些引证的《诗》句，有的与《诗经》文本一字不差，有的在字句上略有出入，可见我不是对照着文本抄录的，而是靠记忆和背诵，我在学《诗》上是下了大功夫的。

当然，所谓读经，除读《诗》外，还读《书》，在《荀子》中有十五见。还读《乐》，在《荀子》中有三见。还读《易》，在《荀子》中有五见。还读《春秋》，在《荀子》中有两见。可见，我的读经是全面而系统的。



《荀子·儒效》书影